

我写我书

晏建怀

群雄逐鹿、战争频仍的五代之末，赵氏兄弟乘势而为，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，短短数年即铲平大乱，奠定天下，实现了中原的基本统一。

无论成王败寇，历史人物总是很难一言盖棺论定。赵匡胤取天下于恩公英年早逝之后、孤儿寡母之手，以武将坐大而兵变陈桥驿。斥之为卑鄙小人、无耻之徒者大有人在。然而这个枭雄，在黄袍加身的过程中却能够迂回曲折，善谋良方，非万不得已不开杀戒，正如王夫之在《宋论》中评价说：“兵不血刃而三方夷，刑不姑试而悍将服。”就此而言，开国之君论仁善，唯有宋祖了。

兄兄弟及虽不乏历史成例，却给人们留下了无数臆想的空间，让赵光义在历史的背影里显得格外阴鸷，颇不可解。这种猜测，遮挡了许多正当名分而又自然的事实。赵氏兄弟起家仗伍，打从跟随后周世宗柴荣西征河东、北拒契丹开始，赵匡胤的每一个战功，背后莫不有着赵光义的鲜血和汗水。赵匡胤举事，禁军中固然有“义社十兄弟”的锣鼓相应，但身边最肝胆相照生死相随者，则舍赵光义无他。尤其是赵匡胤上位前后，居中联络，策划指挥，莫不是赵光义蹈险亲为。可以说，太祖上位，赵光义居功至伟，更何况还有二人生母杜太后的“金匱之盟”呢。

后人还有一种误解，认为陈寅恪所谓“造

极于赵宋之世”的“华夏文化”，乃赵匡胤之功。其实并非如此，或说并非完全如此。如果拨开那些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历史迷雾，你会发现赵光义倒还真是颇具文艺范儿。北宋朱长文《琴史》评价他：“天纵多能，博总群艺，书冠神品，棋登逸格，至于今古音律，罔不研精。”赵光义发展文化不遗余力。他在位期间，专门组织一批博学鸿儒编撰了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《太平广记》等三部大书。他在位时间长，除了北方强敌辽国所占领土，西边夏国偶有骚扰之外，其他有关边疆的问题都在他任内基本解决。经历战争，人们渴望休养，他总结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、战乱经年的教训，顺势应势地制定推行了“偃武修文”的国策，发展生产、广征图书、扩大科举、重用文人。后面北宋七位继位者，都是他的亲子亲孙，他们继承他的衣钵，推行他的国策，将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理念一以贯之，这才最终形成了北宋文化的空前繁荣。

然而“全则必缺，极则必反”，文化的繁荣一方面粉饰了盛世的画卷，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奢靡享乐之风。继位者天真地以为定一策而能建万世之安，非但不与时俱进，反而在喜不报忧的盛世谎言中迷醉，拘泥成法，因循苟且，承平累日，不知变通，短短四五十年，便累积成如范仲淹所谓“官雍于下，民困于外，夷狄骄盛，寇盗横炽”等一系列社会弊病。北方虽与辽国签订了“澶渊之盟”，辽军依然兵不解甲，马不卸鞍；西边的夏国乘机崛起，骚

扰不断；国内则官吏横暴，寇盗四起，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内外交困，险象频发，宋王朝岌岌可危。在此险极关头，先有仁宗以范仲淹开启“庆历新政”，后有神宗用王安石主持“熙宁变法”，希望通过这种官僚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。谁知下药虽不算猛，用心却太急，求果愈切，阻力愈大，在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和合力围攻之下，改革既匆匆，结束亦草草，两次改革如出一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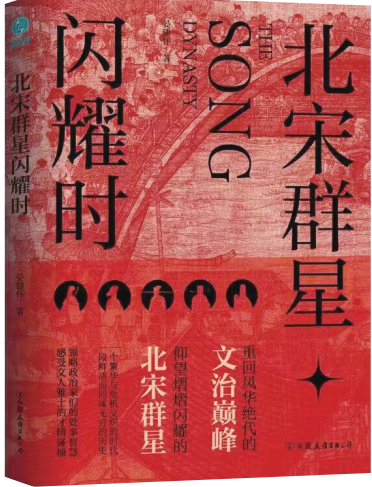
改革失败，一切反弹，旧病未愈，新疾又生，而最突出的，是因改革而产生的新旧党争。自“庆历新政”以来，改革仿佛是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，许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改革而一步登天，借党争上位者大有人在，交相倾轧，水火不容，使本已疾病缠身的北宋渐渐由痼疾演变成绝症。随着金兵南下，屠戮中原，“靖康之变”那惨绝人寰的悲剧便毫无意外地发生了，实堪浩叹。对此，当国者或不自知，忠义之士却痛感为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，因谓之“靖康之耻”。

北宋自太祖开国，传至钦宗，共历九帝凡一百六十七年。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，就是北宋几乎从未发生过皇子之争和宗室之乱，除了一个所谓的“八贤王”在历史传说中若隐若现之外，其他宗室贵胄参政者名不见经传，更无后官、外戚、宦官把持朝政残害忠良等历代频现的祸患，在宋王朝台前当国指点江山的，都是那批秉持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

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有着济世救民情怀的书生文人，可以说他们才是有宋一代真正掌握施政实权的中流砥柱。

择要而言，这种结果的成因之一，便是北宋皇帝极其爱才，尤以仁宗为最。仁宗用人只要品学，不问来路。正因为他内心有这样一把尺度，新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荟萃一时。北宋文气盛而血气淡，涌现了一大批文人政治家，巨公辈出，繁星璀璨。而且，正是这群鸿儒硕彦的影响引导，最终将华夏民族之文化推向了历史和世界的巅峰。

（《北宋群星闪耀时》，晏建怀 著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。本文为该书前言，有删改）



书里书外

回归心灵原乡



姜成

认识魏佳敏，是从十年前阅读他的长篇小说《怀素：一个醉僧的狂草人生》开始的。后来我多次到永州、江华采风，魏佳敏一袭瑶族盛装忙前忙后，情酣时偶尔高歌一曲，有模有样，朋友们说他唱歌有天赋。魏佳敏生于永州道县，母亲是瑶家女。他多年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工作，瑶乡的风土人情，瑶山的地域文化强烈吸引着他和深深感动着他。

魏佳敏散文集《云上的年轮》，抒写茫茫大瑶山里的人、事、物、景，书名充满诗情画意，让读者不禁产生连绵的遐想。集子收录了63个散文短篇，回望凝视记忆中瑶乡的各色人物、生活片段、礼仪习俗、日常器具，在仔细品味凡常事物中回归心灵原乡，也把读者带到了古老神秘的大瑶山，感知独具魅力的瑶族文化。

概括起来，《云上的年轮》有如下几个鲜明特征——

浓烈而深沉的创作情感

从开头的自序到最后一篇《庙记》，浓烈的情感感染着每一位读者。这种情感又是深沉的，自然流露，不事雕琢，毫不张扬。

独到细腻的创作笔触

作者用眼用心审视玩味记录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，如石头、糯米、竹子；打铁、制瓦、补锅；屋舍、河水、树木；婚丧嫁娶，巫医神汉，等等。醉心于大瑶山凡常岁月中与生俱来的事物，从这些事物中发掘真善美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情趣，作品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理共振和情感共鸣。这部作品完全可以作为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工具书和词典。

宁静优美的语言文字

读罢《云上的年轮》，首先感到的是静，安静。即使是盘王节跳长鼓舞那般锣鼓喧天，叮叮当当打铁那样火花四溅挥汗如雨，读者都能感觉到安静，真是此时有声亦无声。除了安静之外就是干净，《云上的年轮》从头至尾多干净啊，即使是对单身汉老人的描写，都是干干净净、大大方方的。这里体现了魏佳敏对瑶族、瑶山、瑶乡人的敬意。在他的心里和笔下，瑶山是值得尊敬、值得他顶礼膜拜的。

浸淫其中超然其外的创作态度

创作《云上的年轮》这样的作品，不浸淫其中，不熟悉生活，不热爱这片土地是写不出来的。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句话往往只在生理和物理层面说明人与自然的关联，而瑶乡对于魏佳敏，是精神上的滋养和文化上的浸润。他深情唤做“母地”的这方热土，生长着他幼年的儿歌、童年的作文、少年的情书。“母地”与他的呼吸同步，与他的心律合辙押韵，所以他才能写出这样感人至深的文字。

发现美、记录美、传播美的创作理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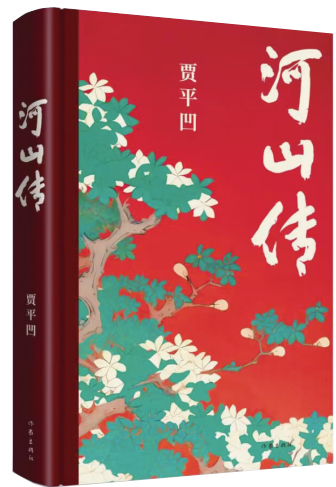
发现美，而不是美化、掩盖丑，是魏佳敏《云上的年轮》又一个特征，魏佳敏是用显微镜用心去审视、发现、记录、传递真善美，是用他的真心，所以才能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。

（《云上的年轮》，魏佳敏 著，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悦读



走马观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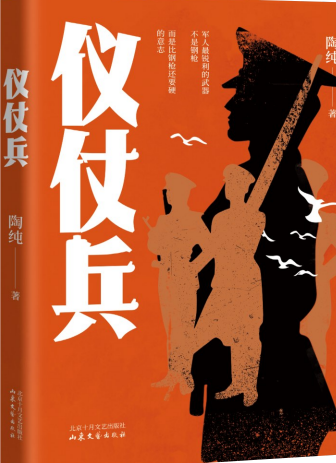
《河山传》

贾平凹 著，作家出版社

《河山传》是贾平凹出版的第20部长篇小说，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。

《河山传》的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2020年。小说交织记述了洗河等农村青年们在古都西安奋斗历程，以及罗山等企业家们起起落落经历。洗河从秦岭山下的农村到西安来谋生，结识了企业家罗山，并做了罗山的马仔。罗山与山脚是企业家的好友兰久奎一起，在秦岭山脚下兴建了三栋别墅，并派洗河去做别墅的保安。别墅既是罗山、兰久奎忙碌工作之外的栖息之地，也是官商勾结、藏污纳垢之所，一时间，底层人士、商界精英、政治掮客、高级官员，纷纷登场……

贾平凹以两个代表群体的命运来书写国家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，生动描绘出了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。



《仪仗兵》

陶纯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山东文艺出版社

振杰是村镇里的一名“问题少年”，却因为生得高大健壮，被前来征兵的部队军官看中，成为了仪仗队中的一员。

然而，振杰距离成为一名真正的仪仗兵还差得很远。想要代表国家，走出那庄严的一步，振杰还需经历层层考验。《仪仗兵》详细记述了主人公“破茧成蝶”的全过程，除了日常风吹日晒下的艰苦训练，就连对爱情的判断和取舍也成为了振杰的一堂“必修课”。在这样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锤炼之下，振杰终于成为了仪仗队的代表人物。

小说又更进一步地写出了仪仗兵最高一层的精神境界——职业生涯最光辉的收获，并不仅限于完美地完成任务、获得“天下第一兵”的名号，更重要的，是将仪仗兵的精神与“兵魂”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。

阅有所得

白若楠

疫情以来，在朱春林老师的朋友圈里看到他大量的作品和创作感言，不仅带给我艺术之美的眼目享受，更带给我心灵的感动和共鸣。感动人的好作品，首先是因自己被感动要抒发情感而创作，并不是刻意为了去感动别人而设计。《谦卑与朴素——一位油画家的艺术札记》正是这样，是用心灵和真诚来创作，所以带给我的是内心深处的感动。

因为疫情，画家一个人被封在家。在正月初三《送瘟神》里他写道：“灾难降临，也是我们每个人反省的机会，画画变成一种祈祷，希望疫情尽快过去。”此后《逆行》《暖手炉》《情人节》等一系列作品里，都表现了对前线医护人员平安、国人健康的祈祷，以及对人性的反省。画画是他自己祈祷的一种方式，在当时疫情形势严峻的情形下，被封在家的人们惶恐不安，只有祈祷才是最好的慰藉。疫情防控期间他创作的作品背后有忧患、有思念、有感恩、有赞美……有一颗真诚的爱心。

他的用心创作，体现在选题平凡朴素并富有人文关怀。在《争艳》中他写道：“花开不为争艳，看与不看，它都在那里，况且很快就会凋零。只是不辜负此刻绽放的生命。”在《黄河清》中他说：“艺术家需要融入生活，接地气，还得保持适度的清高，不能醉于名利、与世浮沉，心中若没了天光云影也就失去了源头活水。”这样的创作和感言对我除了感动更多的是警醒。

他的用心创作，在于他用一颗谦卑柔和、同情之心观照一切绘画对象。在

《迎春》中他写道：“任何事物都会与心关联，若无动于衷，多美的风景便与你无关了。对画家来说，更重要的是找到恰当的绘画语言和形式将其表现出来。”因此哪怕是一枝花一个瓶子他都会悉心对待，充满关怀，意味着他在善待整个世界。在《玉兰》中，他说：“春光明媚，邻家满树玉兰花开得正旺。征得邻居同意，摘下两枝入画，特意选了一个有花形的釉罐当花瓶，让它们可以在画中做伴，有说不完的呢喃细语。”他的谦卑之心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朴实和温馨，作品与观者可以彼此感知，没有距离与隔阂。

他的用心创作，来源于他内心深处 的安静平稳。动起来容易，静下来难，在高速运转、纷繁复杂、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安静下来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需要有建立在永恒的信心和盼望之上的意志和勇气。画家在《白色丁香》中说：“春花浪漫，可是花花世界也会容易让人浮躁。画画需要激情，更需要理性，沉下心来才能看见本质。”在《武士与喜鹊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心安才能踏实，静观才会发现生机和乐趣。心胸空灵开阔，世界就不嘈杂。要在素朴简单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，放缓脚步，随时与自己的内心深度对话，不会听风是雨、人云亦云，更不能随波逐流。”这是盼望、希冀，而不是宣泄抱怨。他用静物诉说心声，不刻意雕饰，不过分渲染，但又非常认真对待每一个线条和每一块色彩。构图严谨稳重，色彩柔和温馨，这一切给人带来的感觉就是平静与安稳。他的画安静而有力量，吸引人一遍一遍去欣赏。

我与朱老师的谋面次数远不及与他

用心灵和真诚来创作

一部“未完待续”的连续剧

们需要经由更深刻的历史反思和追问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神话。

就凯尔泰斯本人来说，1944年，还是一位少年的他，和其他匈牙利犹太人一起被强行遣送到奥斯维辛，不久，又被转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。他是幸运的，因为他没有像其他同胞那样悲惨地死去，而是在战后活着回到了匈牙利。然而渐渐地，他发现，他无非是从一个集中营又转向了另一个，他仍生活在“奥斯维辛”的诅咒之下。不过，他“感谢”这种斯大林模式下的荒诞而窒息人的现实，它就像是一块浸泡在茶杯里的蛋糕，供他记载小说，它始于奥斯维辛，“仍然在我们的时代继续发展”，这一切，都无法用“过去式”来表现。这就是说，奥斯维辛至今仍是一个“障碍”，让心灵无法逾越！

因而我也理解了，为什么在凯尔泰斯的作品中没有“控诉”，也没有任何刻意的渲染，他只是以其切身的经验和非凡的历史眼光把“奥斯维辛”还原为一种极其“质朴”，极其“正常”的存在状况。它不再只是历史上的黑色文献了，因为神话的挖掘者已把它变成了一种更广大的“无形的命运”。

“品味”着，供他“追忆逝水年华”——在“奥斯维辛”发生的一切全回来了！因此，他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中会这样说：这是一部“未完待续的连续剧”。

去我完全是在谈论别的事情，实际上我还是在谈奥斯维辛。我是奥斯维辛灵魂的介质，奥斯维辛从我的心底在诉说”，凯尔泰斯如是说。

而这个“神话”的意义，并不是一开始就显形了的，它伴随着漫长的艰苦的反思和心灵的觉醒。按照一位意大利学者的说法，其实欧洲人很久以来并没有意识到：“奥斯维辛”是一个具有划时代象征意义的事件，直到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的著作出来，“奥斯维辛”才成为一个需要从哲学、历史、伦理、艺术等方面进行重新审视的话题，才成为了一种“原创性话语”。这就是说，纳粹德国制造了这一事件，而人

王家新

说实话，我有很多年不再关心诺贝尔文学奖了，但是这一次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凯尔泰斯的作品，却深深地震动了我。他的《无形的命运》《苦役日记》使我读后久久不能平静，甚至使我不得不重新思索文学和生存的“奥义”。这一次，我知道了我们自己的“问题”究竟在什么地方了。凯尔泰斯，是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。

那么，凯尔泰斯究竟写了什么呢？其实，他什么也没写，除了“奥斯维辛”之外。这是他不断揭示又不断返回的主题，这也就是他所说的“现代的神话”。“如果看上